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佳話 第二卷 白堤政跡

古詞有云：「景物因人成勝概。」西湖山水之秀美，雖自天生，然補鑿之功，卻也虧人力。這西湖風景，莫說久遠者不知作何形狀，就是到了唐時，杭州一帶地方，還都是沮洳斤鹵之所。居民稀稀疏疏，不能生聚，何況山水？直到唐玄宗時，李泌來為刺史，留心政事，方察出民之凋敝，皆由水泉鹹苦之故。因自到西湖之上，親觀那西湖之水，見其恬淡可以養生，便思量要引入城中，以救那鹹苦之害，卻無計決鑿。因再三審視，方又察出西湖之水，原有泉眼數口暗行地中，必鑿井相通，將湖水引入，今居民食淡，方遂其生。因不惜一時之財，分用民夫，在郡城中開鑿了六個大井。你道是那六井：相國井、西井一名化成井、金牛池、白龜池、方井、小方井。自六井鑿通之後，果然水泉清淡，萬姓不受鹹苦之害，遂致生聚漸繁，居民日富。凋敝人情，轉變作繁華境界，卻還無人料理到西湖上去。不意李泌去任之後，後官只管催科，並不問及民間疾苦。日積月累，遂致六井依然湮塞，民間又飲鹹苦之水，生聚仍復蕭條。那西湖冷淡，是不須說了。直到真元中，杭州又來了一個大有聲名的賢刺史，方才復修李鄴侯的舊跡，重洗刷出西湖的新面目來，為東南勝境。你道這賢刺史是誰？就是太原白樂天，名居易。樂天生來聰慧過人，才華蓋世，有人從海上來，見了他些奇蹤異跡，相傳於人，故人盡道他是神仙轉世。唐時以詩取士，有一位前輩老先生，叫做顧況，大有才名。一時名士，俱推重他為詩文宗主。凡做的詩文，都要送來請教於他，以定高下。這顧況的眼睛又高，看了這些詩文，皆不中意，絕無稱賞。若經他看了一遍，再看一遍，便要算做上等的了。故人送詩到他門首，都躡足而不敢進，因相傳顧況之門為鐵門關，金鎖匙，難得開了讓人入去。

此時白樂天年還未冠，聞知顧況之名，也不管好歹，竟攜了一卷詩，親送到門前，叫門上人傳將入去。顧家門上人是傳送慣了的，一面接了詩，一面就說道：「相公請回，候老爺看過了，再來討信罷。」白樂天道：「不消得，煩你送入，我在此候，只怕老爺就要請我相見。」門上人見他年紀小，說大話，不好搶白他，只笑了一笑，便傳將入去。此時顧況坐在書房裡，正對著幾卷套頭詩，看厭了，推在半邊，吃茶消遣。忽又見門上人送進這卷詩來，他卻又接在手中。原來這顧況本意原甚愛才，不是輕薄，只因送來這些詩，不是陳腐，就是抄襲，若要新奇，便裝妖作怪，無一首看得上眼，故露出許多高傲之態，為人畏懼。然他本心卻恐怕失了真才，故送進詩來，他又接在手中。先看見詩卷面上，寫著「太原白居易詩稿」七字，竟無一謙遜之詞，又不致求教之意，又見他名字叫做白居易，因大笑道：「他名居易，只恐長安米價太貴，『居』之也還不『易』。」說便說，笑便笑，詩卻恐怕失了佳句，因展開一看。才看得第一首，便覺是自出手眼，絕不與人雷同。再看第二首，更覺淡雅中有些滋味，不禁那些嬉笑之容，早已收斂。再信手揭開中間一看，忽看見一首詠芳草的道：

離離原上草，一歲一枯榮。
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
遠芳侵古道，晴翠接荒城。
又送王孫去，萋萋滿別情。

顧況讀完，便忍不住將案一拍，大叫道：「此詩拓陶韋之氣，吐杜李之鋒，好佳作也！」因問門上人道：「這白相公既送詩來，為何不請他人坐，卻放他去了？」門上人道：「小的不知好歹，倒肯放他去，他卻不肯去，還立在門外，等老爺相請哩。」顧況道：「如此還好，快去相請。」門上人一面出去請，他就立起身，也隨後踱了出來相接。二人相見了，甚是歡然。顧況因說道：「我只道斯文絕矣，不意吾子還為天壤間留此種子，何其幸也。」遂邀白樂天到書房裡去，置之上座，待以貴賓之禮。杯酒之間，細論古今，竟成了莫逆之交，當時有人戲題兩句道：顧才子掣開金鎖匙，白樂天撞破鐵門關。

自此之後，白樂天詩名大播，長慶中就登了拔萃的進士，年紀只得二□七歲。唐時凡登進士第的都在曲江飲聞喜宴，宴罷，便都到慈恩寺雁塔下題名。他時有為將相者，就以朱塗其名上以為榮，且各各題詩紀事。樂天所題之詩，有兩句道：慈恩塔下題名處，□九人中最少年。

樂天因詩才有名，又兼年少，故召入翰林為學士，隨遷了左拾遺。每每奏對班中，論事鯁直，不肯少屈，天子變色，謂宰相李絳道：「白居易，朕所拔擢也，怎敢直言放肆如此，朕豈能堪。」李絳忙跪奏道：「言路大開，乃朝廷之盛事。白居易敢於直言者，正所以報陛下拔擢之恩也。望陛下姑容之，以發揚盛德。」天子聞言大悅，待居易如初。後又因論事觸怒廷臣，怪其出位多言，遂貶為江州司馬。久之，穆宗即位，聞其才名，又召入翰林以知制誥。但天子性好游畋，出入無度，白居易耐不住，又做了一篇《續虞人箴》，獻於天子，以寓規諷。天子見了，不勝大怒。是時宰相無力，沒人解救，遂謫遷為杭州刺史。樂天聞報，略無慍色，因說道：「我白居易，既蒙拔擢，做一日之官，自當盡一日之職。立朝則盡言得失，守邦則撫字萬民，總是一般，何分內外？況聞杭州有山有水，足娛我性情，有何不可？」便就在東都收拾行囊，帶領家眷，同赴杭州之任。正是：

非關有意逐賢人，豈是私心作遠臣。
多分西湖山與水，催他來點□分春。

白樂天不日到了杭州，上了刺史之任。一完了許多酬應的公務，即遍訪民間疾苦，方曉得李鄴侯開的這六井，歲久年深，無人料理，依然湮塞，居民仍苦鹹水，生聚又復蕭條。樂天訪察明白，因又急發人丁，重修六井，不日功成，百姓感激不盡。又訪察得下塘一帶之田，千有餘頃，皆賴西湖之水，以為灌溉。近因湖堤倒塌，蓄泄無時，難以救濟，往往至於荒旱。樂天因又築起湖堤，比舊堤更高數尺，以便多蓄湖水。放水口上，又恐水高，易於泄去，又設立水閘以為啟閉。自築堤立閘之後，蓄水有餘，泄水不竭，故下塘一帶百姓，竟無荒旱之苦，又感激不盡。

樂天因行了這幾件德政，見民間漸漸有富庶之風，與前大不相同，他也滿心歡喜，便於政事之暇，日日到西湖上來遊覽。見南山一帶，樹色蒼蒼，列著□數里的翠屏，甚是豁人的心眼。又見湧金、清波一帶的城郭列於東，又見保叔塔、葛仙嶺、棲霞烏石、北高峰繞於西北，南高峰、南屏山、鳳凰山繞於西南，竟將明聖一湖，包裹在內，宛如團團的一面大水鏡。但恨水闊煙深，舉動要舟，不便散步。又見孤山一點，宛在水中，而西冷一徑，盡是松筠，往來必須車馬，因而動了一片山水之興，遂從那斷橋起，又築了一條長堤，直接著孤山，竟將一個湖，分作裡外兩湖。又在長堤上種了無數的桃李垂楊，到春來開放之時，紅紅綠綠，綿延數里，竟像一條錦帶，引得那些城裡城外之人，或攜樽揭盒，或品竹彈絲，都到堤上來遊賞。來來往往，就如蟻一般，再沒個斷絕之時。初還是本郡遊人，既而又添了外邑，漸漸引動四方，過不多時，竟天下聞西湖之名矣。樂天既做一個西湖上的山水主人，就有那好事的道：「這裡可憩憩足力。」就添蓋了一間亭子。又有的道：「這裡可以眺望遠山。」就增造了一座樓台。由是好佛的撿幽靜處起建寺宇，好仙的擇名勝地創立宮觀，好義的為忠孝立廟，好名的為賢哲興祠。西湖勝地，無不為人占去。至於酒樓茶館，冷靜處，也隔不得三家五家，酒帘高掛。若到熱鬧處，竟比屋皆是酒壚。初還只在西湖上裝點，既而北邊直裝點到靈隱、天竺，南邊直裝點到淨慈、萬松嶺，竟將一個西湖，團團裝點成花錦世界。後來這條堤，因是白樂天所築，遂叫做白公堤。樂天見此光景，也□分得意，因賦詩自表道：

望海樓台照曙霞，護江汀畔踏晴沙。
濤聲夜入伍胥廟，柳色春藏蘇小家。
紅袖織綾誇柿蒂，青旗沽酒趁梨花。
誰開湖寺西南路，草綠裙腰一道斜。

自此之後，百姓感白樂天事事為杭州盡心修治，皆心悅誠服，巴不得他在湖上受用。他政事一完，也便到各名勝的所在遊賞題詩。若煙霞石屋、南北兩峰、冷泉亭、雷峰塔，以及城中虛白堂、因岩亭、忘笙亭，凡有一景可觀，無不留題以增其勝概，只恨沒一個同調的詩友，與之相唱和。忽一日，聞得他一個詩酒知心的好友，叫做元微之，也除授到浙東做觀察使。雖有一江之隔，為官守所繫，不能往來，然同在數百里內，消息可以相通，滿心歡喜，但不知何時方能到任，因差人去打聽。又暗想道：「我與微之二人，皆以詩酒山水為性命。前見我遷了杭州刺史，又見我說身臨明聖之邦，有西湖山水之樂，他甚是氣我不過。今日他自經歷到禹穴、蘭亭，並山陰道上，他豈不誇張其美，也要來氣我？諒西湖名甲天下，對得他過，須要打點回他方妙。」果遲不得數日，到任後，有一和尚叫做賀上人，自浙東回杭，替元微之帶了一封書來，忙忙拆開看時，卻無一句寒暄之語，惟有一首七言律詩，誇獎他州城之美，並他為官得勝地之樂道：

州城回繞拂雲堆，鏡水稽山滿眼來。
四面常時對屏障，一家終日在樓台。
星河似向簷前落，鼓角驚從地底回。
我是玉皇香案吏，謫居猶得住蓬萊。

樂天看了，知他是來爭氣，因笑一笑道：「他要爭氣，我偏要貶駁他一番，看他何詞以對。」因而也不敘寒暄，但只題詩一首，差人送去。元微之得了書，拆開一看，也只一詩，因讀那詩道：

賀上人回得報書，大誇州宅似仙居。
厭看馮翊風沙久，喜見蘭亭煙景初。
日出旌旗生氣色，月明樓閣在虛無。
知君暗數江南郡，除卻餘杭總不如。

元微之見了，知是樂天戲他，故相貶駁，因和韻答他一首，仍自誇張，卻隱寓貶駁杭州之意，又差人寄復樂天。樂天開看，其詩道：

仙都難畫亦難書，暫任登臨不合居。
繞廓煙嵐新雨後，滿山樓閣上燈初。
人聲曉動千門辟，湖色宵涵萬象虛。
為問西州羅剎岸，濤頭衝突近何如？

原來錢塘江未經築岸之時，那潮頭起時，直高數丈，拍天一般的湧將上來，就如千軍萬馬奔騰，也不似這般洶湧，所以元微之做人詩中，以來取笑。樂天看了，因笑道：「微之此詩，要來笑我，卻笑差了。錢塘江潮如雪山銀障，乃天下奇觀也。便是漢時枚乘所賦的八月廣陵濤，何等稱雄，也比不得我錢塘潮之萬一。微之為何反以囉剎來貶駁？由此看來，我杭州的好處，他尚未盡知，若不說明，豈不埋沒了。」因又做詩一首，寄與元微之道：

君問西州城下事，醉中疊紙為君書。
嵌空石面標羅剎，壓捺潮頭敵子胥。
神鬼曾鞭猶不動，波濤雖打欲何如？
誰知太守心相似，抵滯堅頑兩有餘。

元微之看了這首詩，細細辨明羅剎二字，是稱美錢塘江的徽號，不是貶他之說，方自知笑差了，做聲不得。復因公事到杭州，因而一遊，方知西湖之美，實實及他不來，方才心服，不敢再爭。正是：

柳簇花攢紅袖新，山搖水曳翠眉顰。
何須著屐東西覓，日出湖中對美人。

樂天因山山水水，日對著西湖這樣的美人，又詩詩酒酒，時題出自家這般的才子，一片尤滯之魂那裡還按納得定，遂不禁稍稍寄情於聲色。身邊早蓄了兩個姬妾，一個叫做樊素，一個叫做小蠻。樊素善於清謳，每歌一聲，而齒牙鬆脆，不啻新鶯。小蠻善於飛舞，每舞一回，而腰肢擺折，勝似游龍。故樂天愛之特甚，日侍不離，因有詩二句贈他兩人道：櫻桃樊素口，楊柳小蠻腰。

要知櫻桃口，不是單贊其口，贊其口能歌也。楊柳腰，也不是獨羨其腰，羨其善舞耳。故後人又有詩駁其櫻桃口，贊之不盡道：

吐去新鶯穿齒滑，吞來舌上滾明珠。
朱唇一起嬌無那，細想櫻桃怎得如？
又有詩駁楊柳腰道：
衫袖翩翩總不消，細看妙盡在纖腰。
輕輕款款尋思去，轉覺粗疏是柳條。

樂天既有了兩個絕色的姬妾在旁，便日日帶他到湖山深處，或是蓮藕灣頭，或是風前歌一曲，或是月下舞一回，又自作詩以紀其事。所稱山水之樂，詩酒與風流之福，分中實實也享了八九。卻又逢著唐朝的法網甚寬，凡是官府到任，宴會飲酒，俱有官妓承應，或是出郊迎接，或是騎馬相隨。皆習以為平常之事，恬不為怪。樂天因營妓中沒有出色的女子，又因有樊素、小蠻足以娛情，故不甚去追求官妓。忽一日，見了一官妓，叫做商玲瓏，生得姿容鮮媚，甚是可人，又且琴棋技藝，種種皆可應酬，故此樂天亦甚鍾愛，每每喚他來承應。一日，與他對雪飲酒，正飲到酣暢之際，忽元微之差人來寄書問候。樂天看了書，因大笑對商玲瓏說道：「元相公一向要以浙東形勝，與俺杭州的西湖比較，只就山水論，已比較不過，今番又有你在此賞雪對飲，又添了一段風流佳話，只怕元相公一發比我不過了。待我再題詩一首，取笑他一番。」因乘著酒興，又題詩寄元微之道：

可憐風景浙東西，先數餘杭次會稽。
禹廟未勝天竺寺，錢湖不羨若耶溪。
擺塵野鶴春毛暖，拍水沙鷗濕翅低。
更對雪樓君愛否？紅欄碧甃點銀泥。

元微之得了這首詩，已自知爭他不過，便自心服。但因「雪樓君愛」之句，訪問出商玲瓏之美，不勝羨慕垂涎。遂寫書與樂天，並送許多金幣與商玲瓏，要邀他去相見一面。樂天因是好友，推辭不得，只得著人送去。微之一見大悅。遂留在浙東，盤桓了數月，方才送還，完了一案。正是：

山水既然輸服矣，為何官妓又來爭？
須知才色原相近，才盡焉能色不生。

此時樂天雖然縱情詩酒，卻於政事未嘗少廢，但裝點的西湖風景，天下聞名。到了三年任滿，朝廷知他政績，遂仍召回京，做秘書監。樂天聞報，喜少愁多，又不敢違旨，只得要別杭州而去，因思想道：「我在西湖之上，朝花夕月，冬雪夏風，盡盡的受用了三載，今聞我去，你看山色依依，尚如不捨，鳥聲戀戀，宛若留人。我既在此做了一場刺史，又薄薄負些才名，今奉旨內轉，便突然而去，豈不令山水笑我無情？」因叫人快備一盛席，親到湖堤上來祭奠山水花柳之神，聊申我白樂天謝別之敬，以了西湖之緣。祭奠畢，遂與商玲瓏一班名妓，縱懷暢飲，直飲得爛醉如泥，仍題詩道：

徵途行色慘風煙，祖帳離聲咽管弦。

翠黛不須留五馬，皇恩只許住三年。
絲藤蔭下鋪歌席。紅藕花中泊妓船。
處處回頭盡堪戀，就中難別是湖邊。

題罷，方才歸去。到了臨行這日，合城百姓，感他三年恩惠，若大若小，皆來擁著馬頭相送。樂天因笑謝道：「我在此為官三年並無好處。」遂信口念出兩句道：「惟留一湖水，與汝救荒年。」

須臾眾百姓散去，樂天方得長行。但一路上又無病痛，又無愁煩，只是不言不語胸懷不樂。朝夕間，連酒也不飲，詩也懶做。眾隨行的親友見他如此，不知何故，只得盤問於他道：「你在杭州，做了三年刺史，雖然快活，卻是外官。今蒙聖恩新升除了秘書監，官尊職顯，乃美事也，有何愁處，只管皺了眉頭？」樂天道：「升遷榮辱，身外事耳，吾豈為此。所以然者，吾心自有病也。」親友又問道：「我見你步履如常，身子又不像疼痛，卻是何病？」樂天道：「我說與你罷，一片溫來一片柔，時時常掛在心頭。痛思捨去終難捨，苦欲丟開不忍丟。戀戀依依難自繫，甜甜美美實他鉤。諸君若問吾心病，卻是相思不是愁。」

眾親友聽了，俱又驚又笑道：「聲色場中，脂粉紛紛，老先生亦可謂司空見慣矣，況櫻桃口、楊柳腰尚在身邊，盡可消遣，為何一個商玲瓏便鍾情至此？」樂天道：「商玲瓏雖然解事，亦不過點綴湖山，助吾朝夕間詩酒之興耳，過眼已作行雲流水，安足繫吾心哉？吾所謂相思者，乃是南北兩峰，西湖一水耳。」眾親友聽了，盡鼓掌大笑道：「這個相思病，實害得新奇，但可惜《本草》、《岐黃》俱不曾留方，無藥可治，如之奈何？」說罷，連樂天也大笑道：

但聞山水癖，不見說相思。
既說相思苦，西湖美可知。

此時樂天已將出浙江境，要打發杭州送來的船回去，因戀戀不捨，又做了一首絕句，叫他帶回杭州去，貼在西湖白堤亭子上。那詩道：

自別錢塘山水後，不多飲酒懶吟詩。
欲將此意憑回棹，報與西湖風月知。

自此之後，樂天為想西湖害了相思病之事，人人傳說，以為美談。後因言事觸怒於人，又將白樂天出為蘇州刺史。那蘇州地方，雖也有虎丘山、觀音山並東西兩洞庭湖，可以遊賞，但樂天心心念念，只想著西湖，口口聲聲，只說著西湖。嘗對一個相好朋友道：「俺與西湖，既結下宿世之緣，便當生生死死，終身受用，為何緣分只有三年？況此三年中，公事簿書又破費了我許多，山灣水曲，何曾游得遍。細想起來，我與他相處的情分，尚未分親切，今突然撇來，又因官守羈身，再不能夠重與他一見，真可謂之負心人矣。」那相好的朋友笑道：「害相思須要害得有些實際，不可徒害了虛名。白先生既如此羨慕西湖，吾輩尚不知那西湖果是怎生的模樣，可果有三分顏色，以領略白先生之病否？」樂天聽了道：「你要知他的顏色麼？一時如何摹寫得盡，待我說個大概與你聽罷。」因提起筆來，題詩一首道：

為我踟躕停酒盞，與君約略說杭州。
山名天竺堆青黛，湖號錢塘瀉綠油。
大屋簷多裝雁齒，小航船亦畫龍頭。
所嗟水路無三百，官係何由得再游。

那好朋友見詩中「堆青黛」、「瀉綠油」之句，不覺驚喜起來道：「原來西湖之美有如此，莫說你見過面的害相思，連我這不見面的，也種下一個相思的種子在心上了。」未幾，又召入京，後來只做到刑部尚書。他因宦情不濃，也就請告了，就在東都履道里所住之處，築池種樹，構石樓看山，與弟白敏中、白行簡、裴度、劉禹錫散誕逍遙，因號為「香山居士」，又號為「醉吟先生」。後來老了，又與胡杲、吉叟、鄭據、劉真、盧真、張渾、狄兼謨、盧貞八個年高有德致仕之友，時時往來，故一時榮之羨之，稱為「香山九老」。直活到七十五歲方終。臨死時，捨不得小蠻，因做一首絕句別他道：

一樹香風萬萬枝，嫩於金色軟於絲。
永豐東角荒園裡，盡日無人屬阿誰？

總之白樂天的文章聲價為天下所重，自不必言矣。守杭時，重開六井，點染湖山，是他一生的功績，故流傳至今，建詞祭祀不絕，以為西湖佳話。